

打擊水貨客需持之以恆

□陳 勇



鑑於北區水貨客問題非常嚴重，香港特區政府雷厲風行採取六項措施，使水貨客迅速在北區減少，迎來很久不見的社區應有的寧靜。

究其原因，在於特區政府打擊水貨客的措施，能夠對症下藥，而且特區政府亦顯示出嚴厲打擊水貨客的決心，使水貨客能夠真真正正的知難而退。

水貨客最大的利益是「走水貨」所賺取的收入，港鐵嚴格檢查乘客所帶的行李有否超出規定標準，令水貨客在港鐵站輪候的時間加長，大大增加了水貨客走水貨的時間及成本，減低了以往貪圖「一天多走幾轉、多些運貨」的慾念，令他們所賺的金錢大幅減少。

嚴格核查令水貨客卻步

此外，入境處人員加強核證入境人士身份，即使是懷疑個案，亦不排除會被拒入境。換言之，無論水貨客有沒有前科，入境處都可以拒絕其入境，

大大增加入境處打擊水貨客的力度，對於水貨客的阻嚇力亦大幅上升。

再者，水貨客對於北區居民造成的問題，最大的莫過於阻街及造成環境污染，特區政府又派警方打擊水貨客阻街行爲、食環署負責區內清潔、地政總署和消防署加巡巡查附近的工業大廈，都使水貨客無所遁形。

水貨客的問題由來已久，特區政府是次透過跨部門合作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這除了歸功於特首梁振英實地視察，然後果斷地採取措施，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籌各部門的工作，也是關鍵因素。

水貨客所引|申的問題，包括環境、商業、治安、交通等問題，當然需要跨部門去解決；而大部分水貨客源自內地，必須要內地與香港部門加強合作，這就必須要政府高層去負責協調。以政務司司長爲首解決水貨客問題，是最明智的做法。

然而，利潤永不會有人嫌多，「水貨客」將來如果看到「走水貨」的機會，必然不會放過。因此，特區政府必須顯示更大的決心，持續地採取嚴厲打擊水貨客的措施，令水貨客無論現在、將來都不再以鄰爲壑。

作者為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北區區議員

最低工資共識急市民所求

□黃山松



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有關調升時薪水平研究與資方商議。勞資雙方各發表已見。代表勞方的意見，提出調升的幅度當然是越大越好，但也量力而行，把現有法定的時薪二十八元提升至三十三至三十五元左右；而資方的意願大都贊同保持時薪二十八元不變。在調升幅度問題上，勞資雙方各有各的理據，但爭持不算激烈，最後本著從大局出發，各讓一步，中間落墨，以三十元時薪達至共識。即最低工資規定由現時的二十八元調整上升至三十元。

這次調升最低工資的議題的議定，其進行得十分順利，達成共識時間之快速，大出人意料之外。大家是否記得兩年前爲爭最低工資爲法定這單事項，勞資雙方爭辯不休，遲遲沒法得出結果來，對爲此有所求者，心都等焦了，卻好事多磨，始終達不成共識，令雙方滿意的方案來。直至非設立最低工資這法案不可，沒所迴避了，才最後瓜熟蒂落拍板，把最低工資定爲二十八元。

這新法案一出，令數以十萬計的低薪打工仔開心不已，拍手稱快。

這是開埠以來的首宗香港打工仔有最低工資保障，前所未有的，長年累月生活在低層的打工一族，爲自己有了尊嚴的工作興奮不已，生活獲得改善，工作更加賣力，勞資關係更加融洽了。

工作有尊嚴 勞資更融洽

時薪有了新法保障，工作滿足感也相應提升。新法落實之前有人杞人憂天，害怕因為「時薪設限」無形中會令中小企業承受不了負擔，生意難做，造成結業落閘封舖。但結果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地球照轉，這說明最低工資之設，對資方影響並非毒蛇猛獸。如今，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法案剛兩年，又拍板再提升至三十元。對最低工資一族又是一個最大鼓舞，本來想都不敢想，去強求，卻出乎意料的有薪加的好消息。哪有不開心之理。

特區政府一切服務市民大眾，急市民所需，有求必應。身為香港市民的一員，應該履行市民的責任，爲香港穩定繁榮作奉獻。

反對派冷血言論愧對亡靈

□谷 風

零三年沙士襲港之時，正是中聯辦的緊急溝通協調，才令大批口罩等醫療物資運抵香港，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如果按反對派今天的邏輯，九年前是否中聯辦「多管閒事」、破壞了「一國兩制」？反對派不顧人命死活，說一套做一套，只能用可恥之極來形容。



南丫島海難發生後，香港的反對派不僅沒有爲搜救作出任何一丁點貢獻，卻不斷對那些爲拯救生命而主動提供援助的人發出強烈指責，而理由竟是「救人要先講政治正確」。如此荒謬的事情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法不讓人感到震驚。市民要問一句，到底是一個生命重要，還是一句政治口號重要？零三年沙士襲港之時，正是中聯辦的緊急溝通協調，才令大批口罩等醫療物資運抵香港，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如果按反對派今天的邏輯，九年前是否中聯辦「多管閒事」、破壞了「一國兩制」？不顧人命死活，說一套做一套，反對派可恥之極。

一個口口聲聲要追求公義、民主的政黨，卻連最基本的生命都不懂得尊重，還有什麼值得市民去尊重？反對派的那些「文妓」們經常會說，中國人總喜歡內鬥，不鬥個你死我活誓不罷休。在談到內地政治時，更是樂此不疲地引用。但這句話此次用在今天的工黨、公民黨之類的立法會議員身上，卻是再貼切不過的形容。不是嗎，他們寧可遇溺的乘客活活淹死，也不願意獲得內地的善意援助；寧可整艘船全部沉下去，也不要內地的打撈船接近；寧可讓救命時間白白浪費，也不要別人伸出援手。在這批人眼中，無時無刻不在「鬥」，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政治正確」的政治表演，將中國人的劣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主動探望傷者 人之常情

昨日，工黨主席李卓人接受某極右喉舌報訪問時稱，「從梁振英事後表明，是李剛主動提出到醫院，加上多艘廣東打撈船證實根本毫

無用武之地，反映他是越俎代庖。而事後多份中央喉舌報虛稱大陸打撈救起大批港人，令人更加肯定中聯辦突然插手救災有政治目的。」不僅如此，公民黨成員毛孟靜也回應稱，認爲中聯辦完全無視基本法規定，有違「一國兩制」。「中聯辦如果要表示哀悼，其實可以出聲明……，香港紀律部隊表現出色，香港有能力救災。梁振英容許李剛介入干預香港內政，猶如將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拱手相讓。」

看到如此荒謬的評論，無法不令人懷疑，李、毛二人發出如此低能的回應，是否已被徹底「洗腦」、喪失一個正常人所應具備的智力？

第一，主動提出要去醫院看望傷者，何錯之有？李剛作爲中聯辦在香港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向遇溺的香港市民表達關心，不僅是人之常情，更是職責所在。在發生如此大規模災難情況下，作爲中央在香港的駐地代表，難道他可以袖手旁觀、什麼也不做？如果真的如此，那麼這才叫做「失職」！實際上，如果中聯辦事發後沒有任何人到醫院看望，而僅僅是出慰問聲明，反對派必然又會指責中聯辦「不理港人死活」、「冷血冷酷」。

第二，要求內地打撈船來港協助，是出於有助搜救善後，何來政治考慮？衆所周知，發生撞船災難當天是香港一連四天的公眾假期，大部分公共機構放假。正是考慮到這層因素，擔心香港沒有足夠的打撈設備、延誤搜救工作，中聯辦才主動向內地有關部門提出協助要求。中聯辦在港的主要工作職責，便是溝通協調，將香港需要的反映到內地。

市民猶記，二〇〇三年沙士突發而來之時，中聯辦正是考慮到本港醫療物資儲備有限，於是緊急向內地反映，並在最短時間內將大批口罩等物資運抵香港。如果不是中聯辦的緊急溝通，當時若要通過正常的預訂，最快也要數周後才能到貨，對香港抗疫無疑是嚴重的壓力。

同樣道理，此次正是從香港需要的角度出發，李剛副主任才於第一時間向內地有關部門提出請求。而由於當時事故情況未有完全清晰，無法判斷最真實情況，才有各種搜救的預案準備，這完全是出於拯救生命的角度出發。實際上，如果等所有情況都清晰了，很可能已錯失最寶貴的救人時間，這是世界各地普通的求災基本常識。而假設此次海難不是在南丫島，而是發生在兩地水域之間，反對派是否同樣認爲不需要內地協助？可以想見，到時如果李剛沒有要求內地派出大型起重船，反對派必定又是一輪狂批。

緊急溝通協調 職之所在

第三，救災救人之事，本不分你我，何必相煎太急？蘇聯冷戰時期，曾有這麼一個廣爲流傳的事跡。一艘美國客輪在蘇聯控制的海域沉沒，但蘇聯沒有袖手旁觀，而是將意識形態放於一邊，全力以赴救人。冷戰時期尚能如此，何況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兩個不同國家的人尚能如此，更何況是一國之下的香港與內地同胞？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是基本法所明確規定的法律條文，沒有人會對此否認，十五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堪稱舉世矚目。如果僅僅因爲內地希望協助救災而派出船隻候命就否定「兩制」，是否極端得可笑？事實上，從事發至今根本沒有任何違規、越界之事發生，反對派就瘋狂攻擊良心何安？在災難面前，本不分你我，能出力就出力。

將中聯辦官員的善意主動協助，說成是有「政治目的」、「抽水」，不僅是反智的低能邏輯，更是無視生命的冷血行徑。李卓人、毛孟靜之流，可以拿出一面鏡子自我照照，你們如此極端做法，是否對得住在災難中死去的市民？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內地伸出援手是破壞「一國兩制」！



心不正則言邪

保 龍



「老外」的「拒絕」有警醒意義

法國一時尚品牌 10 月 4 日發表公報，該品牌創始人對日前發表的新開業酒店將不接待中國遊客的言論表示道歉。該品牌創始人日前在酒店開業新聞發布會上說，在巴黎，很多人都需要一些私人空間和一個安靜的環境。酒店規模較小，「將不接待中國遊客」。此言論被報道後引起中國網友的強烈不滿。

許多國人可能不理解，顧客是「上帝」，是店家的衣食父母，有客來消費應該熱烈歡迎才對，有生意不做爲何卻將其拒之門外？這哪裡是待客之道？但這是事實，不是戲說。雖然已收到「老外」的道歉，可對於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中國遊客來說也難掩因「老外」的「拒絕」所帶來的羞憤。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通過「老外」的「拒絕」而學會自我反思。

「購物王」換不回應有禮遇

有數字表明，去遊法國的中國遊客一年比一年多，儘管遊覽方式大不相同，但自從 2009 年以來，中國遊客已經成爲新的「購物之王」。據估計，去年旅遊業中國遊客還爲這裡的奢侈品市場創收 720 億美元。中國遊客爲法國的旅遊經濟帶來了滾滾財源，卻得不到他們應有的尊重和禮遇，這確實太刺激國人的神經了。

說實話，造成如此尷尬的情形根本上是由於東西文化和觀念習俗的迥異造成的。比如飲酒，我們喜歡熱鬧豪飲，而西方夷人愛寧靜自由小品。當然，在當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各個民族的文化都在大碰撞下慢慢彼此包容互鑒，不存在孰優孰劣之說。從這個層面上說，似乎盡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但果真如此，未免太阿 Q 了點。畢竟這樣的做法有礙臉面和尊嚴，無法當着一種虛無。

此外，對「老外」的「拒絕」，我們也當好好自省，也有自身不良習慣的原因。報道披露：許多奢侈品品牌設計師看不起中國消費者在購買奢侈品時顯得「毫無品位」；在藝術水平很高的雕像旁，總有一些中國遊客試圖爬上去合影；在一些環境優雅的飯店，一大群中國人吵吵嚷嚷地相互敬酒。昂貴的葡萄酒一瓶一瓶地仰頭乾了，讓那些在燭光下小口呷着葡萄酒的歐洲人搖頭不已。

把「被拒」當「良藥」找回自尊

以上列舉的種種圖景反差可謂一針見血，在國內這些情景我們太熟悉了，可以說是擊中了一些國人的軟肋。說到底還是中國人的一些不良習慣使法國人領教了，才做出了早前「拒絕」的決定。這應該成爲一面我們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對此國人確實需要警醒。

前不久，有兩個「老外」在寧波公園亂吐瓜子殼，有人指責時他們居然辯稱是在學中國人。黃金周這幾天來，各大景點遊客隨意亂丟垃圾的現象很嚴重，至於攀爬人文景觀拍照留念，蹂躪草坪摘折花木現象更是司空見慣。這些現象雖說每年各大媒體有呼籲，但基本上還是「濤聲依舊」沒有多少改觀。這些，其實是一些人的公德意識和文明素養缺失的體現。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素質的提高，離不開每個國民素質的提高。不能凡是「老外」的「拒絕」就只當是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在我國，也有酒店對「衣冠不整者拒絕入內」的做法。店家與「上帝」其實是對等的，店家有權選擇「拒絕」，客人也有權選擇「不入」。這很正常。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把「老外」的「拒絕」當着自省自強的「苦口良藥」，鞭策自己去強大和進步。

早一個世紀前，魯迅先生就對國民的一些劣根性提出了批判。如今看來，重申這樣的吶喊依然很有必要。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但現在被法國人指出來了，我們就別因爲一些話刺耳難聽就一味低觸和「反制」。要真正找回自尊，就不妨「痛定思痛」，從「我」做起，以實際行動去爭做一個高素質的、文明的中國人。

作者為內地教師



10 月 3 日，香港鳳凰網在「陳文茜專欄」中披露了一則消息：近日，日本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國會舉行一場記者會，運用詳實的史料分析釣魚島的來龍去脈。他說，日本首次把尖閣諸島劃入日本的領土是 1895 年 1 月的事情，當時正是甲午戰爭，中國的清廷根本沒有能力來維護這塊島嶼，在這之前，尖閣島都是屬於中國清朝的領土，在明朝時代就一直屬於整個明朝所管轄的，一直到清朝。後來在甲午戰爭之時，日本趁着清廷貧弱在外交上無力反擊，把它劃入了日本的領土，到 1895 年《馬關條約》一簽訂，連台灣都整個割給日本。所以說，日本跟韓國的爭執，跟中國爭釣魚島呈現出來的是日本根本對於過去的侵略行爲沒有任何的歷史反省。

日媒封殺 隻字不提

這段一針見血的話，發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口中，發自日本現代一個大文學家口中，十分難能可貴，也很有權威性。誠然，像大江健三郎那樣忠於史實敢於明言的日本作家、史學家不乏其人，其中井上清牧授關於釣魚島爲中國領土的史料也令中日公眾耳目一新。令人玩味的是，大江健三郎的談話內容居然在日本的 NHK 和日本主要的媒體都不報道。這是日媒不當一回事，還是日本當局的圖謀？一個釣魚島問題，在日本政壇、國會和民間史學界出現不同的聲音，這就擱了日本某些政客「所謂

釣魚島不存在主權之爭論」一巴掌。

前些天日本駐聯合國臨時代辦兒玉和夫在所謂「反駁」中國代表關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立場時，居然搬出了《馬關條約》作證，說什麼《馬關條約》規定屬於日本。此言一出，立馬遭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李寶東的嚴正駁斥。所謂《馬關條約》，是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在日本馬關簽署的條約，是甲午戰爭日本侵略中國的產物。該條約是繼《北京條約》以來侵略者強加給中國最刻毒的不平等條約。從大江健三郎披露釣魚島的檔案看，釣魚島是日本在《馬關條約》之前，已暗自決定圈走的，在清國戰敗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台灣已經不保，日本無力討價還價之際，於是順手牽羊，明着拿走的台灣，腋下還藏了小的釣魚島。但任何非法行爲無論如何包裝，都改變不了非法的性質，都不能產生權利。這是一條最基本的法律原則和常識。因此，無論國際法庭、法律文件，還是中國公眾都對《馬關條約》予以堅決的否定和抵制。這一點，對於二戰戰敗後的日本和各國媒體都不會不知情。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在美國要將釣魚島「歸還」日本之際，日本歷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在對釣魚島進行歷史學考證後，1972 年撰寫了一部專著，題爲《「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歷史解析》。作出「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明確結論。他的這一舉動並非袒護中國，其出發點還是爲了日本不再重蹈軍國主義的老路。爲何在進入 21 世紀的時下，日本政府居然要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日本駐聯合國的代表居然重新拋出《馬關條約》，爲釣魚島屬日本的所謂「憑證」？這不能不令人貽笑大方和反思。

日本重新拋出《馬關條約》，證明日本的軍國主義情結已故態復萌。日本政壇一些人們一方面高喊走和平之路，一方面卻對軍國主義戀戀不捨。正是在這種的氛圍之下，日本政壇及民間對國際正義與非正義界限模糊不清，重溫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東亞共榮圈」，已成了日本社會追求的夢想。反映在日本政壇上，誰個政客對鄰國的主張最強硬，對軍事膨脹的舉措最得力，誰就得分，誰的選票就多。日本駐聯合國的代表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莊重的聯合國講壇，居然拋出遺臭萬年，早已被世界正義力量否定的《馬關條約》，是有着近年日本國內軍國主義陰魂影響因素的。

軍國主義 故態復萌

筆者之所以說《馬關條約》被世界正義力量所否定，有着諸多鐵證。例如，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立馬遭到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只好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更重要的是，在 1943 年，中美英三國領導人舉行會議，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和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中英三國領導人共同研究並發表了《波茨坦公告》。這兩個文件都重申台灣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日本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而今，日本代表仍沿用作爲殖民特徵的《馬關條約》，爲自己侵佔釣魚島的行徑進行辯護，既令世界笑脫大牙，也給世界添上一份日本仍對軍國主義念念不忘的活依據。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仗義執言，在日本國會召開記者會，闡述釣魚島的來龍去脈，卻遭到日媒封殺，這不能不令人們對日本的所謂民主和和平道路打上個問號。